

自传体长篇纪实

杨牧著

天狼星下

一个盲流的
历程

中国
第一百万零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第一百万零一个盲流的历程

牧 杨 著者

天狼星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特别策划：张建华

责任编辑：孙旭军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盛寄萍

天狼星下

——中国·第一百万零一个盲流的历程

杨 牧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成都蜀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8 插页 14 字数 380 千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401-O/I·282 印数：1-2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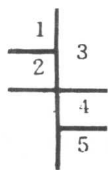
定价：14.80 元



作者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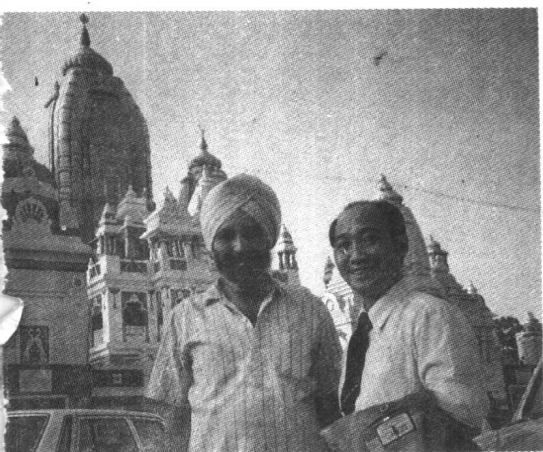
1. 进疆之前的作者
2. 初进新疆在荒原上勘测 (右为作者)
3. 在农场时的作者与爱人合影
4. 作者重访流亡之地色力布亚
5. 作者全家合影





1. 作者在全国优秀新诗颁奖典礼上
2. 作者在印度访问时与锡克教作家在一起
3. 在意大利访问时与蒙泰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兰蒂尼在一起
4. 与艾青合影
5. 与巴金交谈

1	
2	3
4	5





作者在西西里英杰阿別墅

我曾去过那受光最多的天体
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
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

——但 丁

目 录

1	第 一 章	西去的诺亚方舟
29	第 二 章	盲流村人
47	第 三 章	浑沌的古海
63	第 四 章	天涯道上
81	第 五 章	流不动的石头河
97	第 六 章	我家的表哥数不清
115	第 七 章	在西大营中
135	第 八 章	又是隆冬，又是初春
153	第 九 章	舞台上下
177	第 十 章	烈焰熊熊
199	第十一章	烟的滋味
219	第十二章	繁育优良品种的地方
241	第十三章	十字架与十道班
261	第十四章	厉鬼
279	第十五章	逃犯

299	第十六章	色力布亚
319	第十七章	古桑树旁
337	第十八章	茫茫叶尔羌
357	第十九章	达坂城的姑娘
379	第二十章	家（一）
399	第二十一章	家（二）
417	第二十二章	悲壮的儿子
436	第二十三章	废品的报复
455	第二十四章	客人，来自那片荒原
475	第二十五章	天狼星下
497	第二十六章	桑梓泪
521	第二十七章	黎明，面对万水千山
543		尾声：列车东去……
549	附一：	一个人的传奇和一部书的轰动
555	附二：	杨牧重要文学活动及创作年表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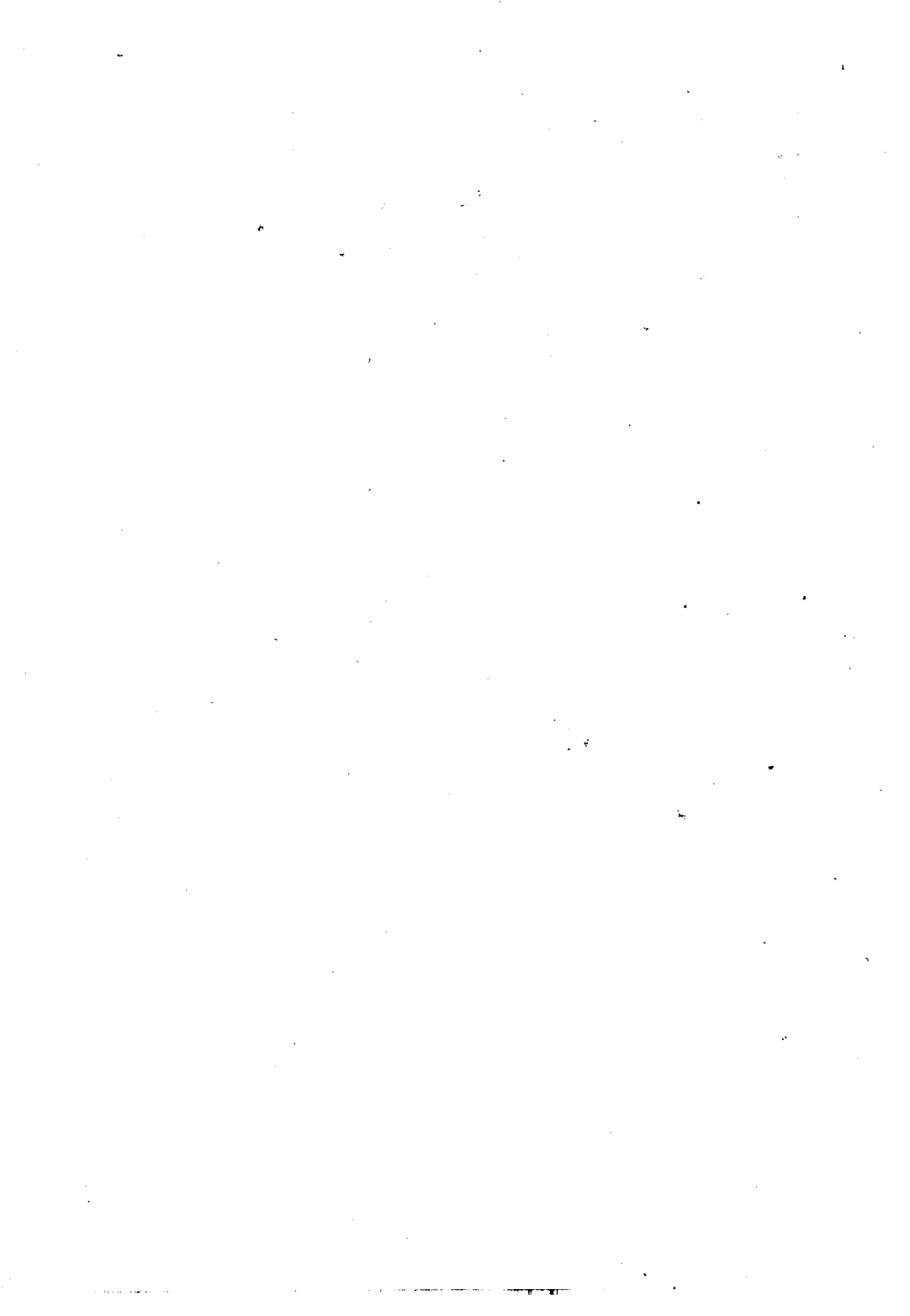
西去的诺亚方舟

我奉昆仑为我的故乡
无须索隐天地玄黄

.....

维吉尔*！你还问我
“不到时候就来了的你是谁”？

——《边魂》之一·第2乐章



回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那年，当那柄带扎钉的剪刀像一匹凶恶的独齿的狼，把我手中运行的凭证，“嚓”地一声，咬下一个孔的时候，我的心就被咬了一口，开始流血。我随污浊的人流走去，走向入口，走向地道，走向车门前那个悬而不决的铁梯，我就知道，我的漂泊无踪的生涯由此开始；我的历史，我的人生，也开始了一万种可能。二十八年已经过去，据说已成了一笔令别人艳羡的财富，我却再也忘不掉那“嚓嚓”声。

“嚓”！……二十年后，在五彩缤纷的曼谷机场，我想起

* 维吉尔，又译作维其略，拉丁大诗人，曾有“我生也晚”之叹。在但丁的《神曲》中，被描写为搭救并带领但丁作地狱和炼狱之游的灵魂向导。本书作者有过一部长逾千行的系列组合式抒情长诗（见作家出版社诗集《边魂》），有意识摹拟过《神曲》的框架，故也借用了“维吉尔”。

本书各章前所引诗句均出自总题为《边魂》的三个系列组诗《边魂》、《错影》、《圣土》中，不一一编注。

它。

“嚓”！“嚓嚓”！……在鲜花如林的孟买车站，我想起它。

“嚓嚓”！“嚓嚓”！以至我率领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欧洲访问，在罗马机场，在佛罗伦萨火车站，我想起它……

我无法忘记。那是一种残酷的声音，断头的声音。一如我无法忘记我用小提琴、书籍和二十岁就拥有的浑身伤痕和弃釜沉舟作为赌注所兑换来的神奇、荒诞、贫瘠、富有和永远不再结痂的残缺！

我遂决心从那里写起，写下一个浪徙的流程。

我是谁？自那“断头”，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我要上哪？开头我还清清楚楚，现在却是一派茫然。我只知道，中国虽大，有一方水土已不容我。我只知道，世界正在涨着洪水，泱泱汤汤，我必须搭乘这样一艘诺亚方舟到一个不知道哪里是岸的彼岸去。我知道得最清楚的是，这个始发站是重庆，站台上就站着我眼泪汪汪的姑母，她在抽泣；而山的那边，那个叫做渠县的家乡，无数双眼睛更在一片迷茫中。这趟车是148次——具有寓言意味的是，后来我落脚、困陷、九死一生乃至最后“发迹”的地方，也正是一个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深处编号为“一四八团”的屯垦营垒。命运是什么？是云，是苍狗，是海，是环流，是不经意的预示和显现，是必然和偶然，是笼罩时便一片虚幻而一旦揭开又恍然大悟的真实雾幔，是噩梦和水藻，是草履虫，是神秘的海鲸发出的歌唱，是一切。

车笛响了，山城在雾中震颤着……

说独自一人西闯阳关显然是不准确的，身边就坐着我的同伴姜大哥。火车徐徐开动的时候，他正在猫腰检视他塞在

座位下的似乎格外珍贵的行李。

其实我与他并不相识，我们是到重庆后才“会师”的。与其说这位陌路大哥是我的同伴，不如说是我的“引渡人”在答应为我“引渡”的同时搭配给我的一个“带头”。但他的年纪实在比我大得多，至少已三十七八岁，且生就一副小老头相，脸上的胡核满是皱褶。

“嗨，老弟，女人这东西真害死人哪！你看我……我就没想到我姜驾长而今还当盲流！”火车才开出站台不久，他就在开始发泄了，且脱去面纱。仿佛都是从此要到月球的人，过去在地球上的行径，乃至隐私，都可以不再需要那么一块遮羞布。

他的确是位带“长”的“官”——他的表弟、我的同学兼引渡人事前就私下里告诉过我——他是三汇镇水码头上的一位干练的前驾长，拉过纤，撑过大船，跑过渠江、嘉陵江，而且还是个贫下中农、共产党员。从我见他的第一面，我就确认他是把弄潮劈浪的好手，虽然浑身精瘦嶙峋，大约在码头上跑得多了，野性也多了，不知哪回在哪里遇上了一个比乡下那位糟糠老脸更具魅力的川妹子，也就放任了那么一回。没想到老脸从此不给丈夫脸面，又哭又闹，又告又叫，弄得他在小镇上再也混不下去。他一咬牙，干脆来个弃家而去，再加一个“脱党外逃”。

“我这个人哪……嗨，命不好！”他见我并不问他更多的话，好像还有些忿忿不平。

其实我知道，他要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是“女人祸水论”。

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要说“命”，我倒似乎有些共感。二十多天前，我到一

叫流溪的小集镇去赶场，就遇到过一位瞎眼高人。我从人流中穿过的时候，他把我叫住：“喂，老弟，你不妙哇，你要走走才有出路！”我说：“为啥？”他说我已经“命交莫窟”，不走不足以摆脱“煞星”。我问我犯了什么“煞星”，他直摇头。那么上哪儿？他说西方，还从墙根下站起来，煞有介事地看看天。我问为什么要到西方，他说不出，也不愿说了——其实那老头是认识我的，他就是我的同村人。大约村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既非作奸又非犯科然而比作奸犯科还要严重一百倍的现实，就连村上那位转弯抹角算起来可屈称为我的侄儿辈、三天两头教导我们要“加强思想改造”的团支部书记，在没人的时候也拉住我说：“咋办？模叔（我那时叫杨模——作者注），你自己得想个办法呀！”

杨模的“命”已确实不好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省渠县河东人民公社云一大队支部委员会邓书记都这么说。

现在杨模要往西了，与我的姜大哥一道。姜大哥是个什么角色，且不管他；睁着瞎眼说明话的同村高人是否高见，也姑且不论，重要的是，此行到底吉凶如何。想起昨天黄昏时分，姑母领我到山城重庆的峨岭公园拍离别照，我就站在一座高大的石碑前，想以一个雄伟的背景壮壮行色，没想转过身来才发现，那是一个身上穿了若干弹孔的阵亡的苏联军官的陵墓，上面镌刻着“司托尔夫千古”之类。

这就显然是不祥之兆。

车轮的声音并不悦耳，甚至显得过份重浊，但对一个第一次坐火车的人，也还不能算是杀猪般地嚎叫。

一个白天，成都就到了。

广播里在说杜甫草堂。我突然忆起听谁说过，那个姓杜

的写诗老头就流落长街卖过草药，我倒觉得很有趣。

又在报新都，我怔了一下，禁不住探头向车窗外望去。

一团似雾非雾的云烟从川西平原一掠而过……

记得很清楚，大约还是前几年，我就听我一个当中医的老二叔说，我们的原籍就是新都的，并且是那个十分了得的文学家杨升庵的多少代世孙。那是在一次老二叔要我背“汤头”的时候。他说，你成天读那些“艺人书”，又当不得饭吃，还不如跟我背《金匱要略》。我说，这书比药书有趣，并拿过手边一本《四川文学》上的《杨慎与黄峨》的文章，左一个“杨慎”，右一个“黄峨”，吹起他们的诗文来。老二叔蓦地勃然太怒：“混帐！杨慎、黄峨都是你叫的？那是你祖宗！”说着把我弄到一蓬荒草中，指给我一块墓碑看：

吾族邑大姓也谱牒无稽本支则启自明球祖以明通榜
进士出身任湖广省荊州府松滋县知县有惠政三楚甘棠遗
颂载入志乘清初解组归田立室于兹……代传十二历近三
百屋宇依然田园如故且不乏文人……祖墓在乾隆三十六
年曾经重建然风雨剥蚀字漫灭不可卒读只存碑首派衍宏
农系出升庵云云升庵明末状元宰相廷和子祖世相接新都
籍实乘也……

九世孙尚文敬撰

拔进士建行敬书

我嗑嗑巴巴读了半天，似懂非懂，老二叔即一字一句讲解开，至兴浓处，还生发开去。讲那新都什么地方，讲那里怎样出了个状元，讲杨慎的著作如何之丰，黄峨的诗名如何般配。当他沉入人文祖宗荣耀的时候，清瘦得像山羊的